

聖

鄭濟方廷實王晞亮傳第十六

鄭濟字輿梁露之後未冠遊太學文藝穎拔第元豐
五年進士調潮州司理就移端溪令先是縣官踵死
濟至詢其故曰縣解有古木妖當具牲宰禱之濟戒
工伐木妖遂絕中丞石豫蔡京客也欲薦之臺職濟
力辭居卽官不遷者四年出知海州移衢州改亳州
皆出蔡意亳境接陳宿盜滿藪濟推行保伍之法道
無拾遺召赴闕改提點荆湖南路刑獄陞辭徽宗曰
湖湘多盜賊卿以何道處之濟以元豐保伍為對上
曰神考此法正為盜賊設也卿其勉之濟至湖湘力

推行之盜賊屏息受代赴闕上慰勞甚厚除知泉州
尋得祠請致仕卒

出何志
等書

方廷實字公美長官廷範之後由舍選政和五年賜
進士出身累遷御史臺檢法官時相秦檜方主和議
虜使張通方來議和一時名士大夫皆以為不可廷
實疏言臣每論和議之無益徒沮將士之氣啓姦雄
之謀今使人以江南詔諭為名或傳陛下欲屈膝受
詔則臣不知所謂也嗚呼誰為陛下謀此也天下者
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陛下有祖宗積累之基有長江之險有

甲兵之衆群臣萬姓三軍皆一心欣戴陛下陛下縱
未能尅復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於虜乎
陛下縱忍為此其如中國何其如先王之禮何其如
天下之心何除監察御史時林師說餉廣東與循州
韓京交奏事下御史廷實抗疏言韓京有方面功或
易置有乖兵民心寧移林師說於是移師說廣西京
語及則曰方非媚事於林者平心乃爾佛地位人也
尋以宗正少卿被旨宣諭三京淮北廷實至京西先
朝謁陵寢見來昌陵而下皆遇驚犯泰陵至暴露廷
實解衣而覆之比還檜預使人戒之曰見上幸無言

及他事且約以美除廷實曰欺君之事吾不忍為及見上歷歷涕泣言之遂求外補不許請益力除直徽猷閣提點福建刑獄至則首疏請解官贖胡銓罪檜益銜之時海寇竊發廷實謂必得習歷風濤之人用之此以盜禦盜法也有鄭廣輩由此途得武弁廷實延見詢究不以往事遇之其人得自竭盜相繼遁去先是福建有月輸列肆行戶等第謂之鋪例亦曰免行錢既入委府又設為和買廷實奏削其例泉州未上丁內艱服闋除廣南東路提刑有挾檜勢為威福者廷實廉得其實案之章再上不下遂上章納祿未

報卒于官廷實負才識善鑒裁歷官所薦多知名士

如林安宅龔茂良何大圭傅自得林孝澤吳逵宋藻黃濟皆一時選也尤攻詩律有集行於世

北方志

王晞亮字季明莆田令保隆之後從兄晞韓宣和六

年進士紹興間樞密樓炤宣撫關陝辟為屬還改京

秩屬朝廷欲借兵西夏掎角金虜差管押生蕃三百

余口歸夏國道無跡虞累遷大理少卿方廷實宣諭

陝西嘗贈以詩晞韓和之曰誰憐定遠不生還驛騎

翩翩出漢關未肯西風回馬首要傳飛檄過千山時

秦檜方主和議深疾之誣以他獄欲寘之死上閱其

勞移潯州赦歸卒晞亮宣和初貢入太學連中九魁
陞上舍紹興元年釋褐賜同進士出身歷建汀教授
福州宗教初秦檜為太學正晞亮為學錄及檜當國
冀為已助晞亮巋然守正檜知其不附已罷授福建
安撫司幹官兩任會山寇發請兵于朝帥委晞亮從
軍俾授諸將方畧晞亮調護諸將區處得宜寇皆束
手請命諸司列薦檜終憾之復差通判台州自居選
調十九年方改秩既又投閑五年檜死始以國學博
士召甫半年除吏部員外郎奏乞優取經義之士詞
賦人才不得過十分之三遷工部侍郎前國子祭酒

不四年拜給事中金亮渝盟據淮甸晞亮舉李寶於
偏裨中為水軍統制卒焚虜萬艘晞亮狷介一時綴
駁聳人觀聽尋以定奪朝士忤權要出知漳州終更
以秘閣脩撰致仕卒晞亮天性忠純長身方面為高
宗所器平日自謂立身當有本末最惡進不由道故
多積忤尤粹經術所著述多取講解六藝是非而折
衷之前後裒集詩賦序記等文百五餘篇號過庭遺
錄子五人皆蔭補官姪林淳熙八年進士晞韓子也

志出方

太冲字元邃晞亮曾孫也擢嘉定元年第為潮陽尉

歷湖北浙東提刑司檢法官讞議平恕不苛知吉水

縣兵饑按產敷糴官不抑價巨室樂從從桂帥趙師

恕辟經略司幹辦公事會宜卒據城叛以帥檄攝州

事併力夾攻梟賊全城知梅州力爭不收浮鹽改大

宗正丞輪對言陛下何以太平責宰相以讜言責

臺諫侍從以富强責主兵財者又言今君子屢招而

不至得無有後漢魏仲英之嘆者乎漢書魏桓字仲英安陽人桓帝

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嘆曰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庶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遂

隱身除考功郎中以郎班對言括田權契遣使興利

非使魚禮部郎中去尋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

輪對言頃考太學秋試參詳省闈論體貴精圓而今

麤踈策體貴明整而今繁冗賦亦引語錄殆類方言

宜有以變之理宗他日語大臣曰王太冲所論文体

誠是以風聞罷奉祠除知汀州需次卒太冲性方踈

俸入奉親外與諸弟共之自少擅聲律多通古書惟

以理學為質俚而非之有奏議等集凡數十卷出事迹

鄭濟方廷實王晞亮傳第十六

潘李陳游傳第十七

潘慎脩字成德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脩少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隨其弟從鎰入貢實宴錢求緩兵留館懷信驛旦夕捷書至郎吏督從鎰入賀慎脩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群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其得體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慎脩為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脩掌記室許之煜卒改太常博士淳化中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

官直秘閣俄與直昭文館韓援使淮南巡撫累遷倉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為兩浙巡撫使俄同脩起居注景德初上言衰老求外任真宗以其儒雅宜留秘府止聽解記注之職數月擢為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初寇準數毀慎脩及準守鄧有告其不法者詔慎脩驗治乃密疏準才堪將相所坐皆註誤不足罪時稱長者慎脩風度醞藉博涉文史多讀道書善清談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闇懦事多過實真宗一日以問慎脩對曰煜或懵理若此何以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慎脩溫雅

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遊

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少

之子汝士官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出宋史本傳等書

李欣字公愉後埭人也曾祖丹唐宗室蔡王蔚八代

孫為虢州刺史貶莆田令咸通十五年以金州刺史

召還方被命卒葬松嶺茅洋遂家于莆子崇校書郎

梁改唐祚崇嘆曰吾寧能為劉國師耶棄官歸欣其

孫也第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歷階州推官自知州以

下皆坐買馬得罪欣獨免由是以清謹聞召對擢通

判耀州時關輔盜賊充斥欣陳討捕之策踰月悉平

改知儀州忽傳寇至民將避去欣登城顧瞻笑曰何
狂寇敢犯我邪及探騎至果渭州兵討虜還耳拜屯
田員外郎出知解州久雨壞鹽池欣繕治溝塹課大
羨詔留再任以屯田郎中知福州有善政民繪像冲
靈觀祠之歷廣東廣西京西轉運使始仁宗爲太子
欣處師儒及卽位賜璽書褒問除衛尉卿遷諫議大
夫卒子八人宗元宗閔相繼登第餘以奏補入官

出

何志
等書

李德昭字子晉其先自會稽徙溫陵至評始遷莆之
北郭德昭之曾祖也德昭第崇寧五年進士歷兩浙

提舉國子博士除知和州朝廷議選常平官令赴闕
親諭遣之諸路凡八人而德昭提舉廣東賜對稱旨
留除度支郎官建炎初差知建州州卒三百人先屯
廣州至是聞葉儂賊平徑還郡疑其從叛或請殺之
德昭力言不可而止三年叛將苗傅劉正彥敗走入
閩韓世忠追獲正彥而傅逸德昭分兵守隘獲傅檻
送京師時提刑林杞爭功朝廷不能決僅論功轉朝
奉郎德昭尋謝病歸隱于北山築庵名待盡戒諸子
毋得蔭叙占仕版陳俊卿列其事狀於朝而賞格竟
不行後建人思之祠于白鶴山弟德暉字子光政和

八年進士任陽江令

出何志等書

陳鶴字聞野天資醇謹宣和六年第進士調海陽尉授建安丞秩滿轉惠州僉判惠俗僻陋士風不振守吳達老與鶴同志大興學校鶴親典教事執經者歲數百人鶴乃捐僉判廳所得鹽倉籬頭利市錢置學田以增廩又表置學官自後文士彬彬惠之倡學實自鶴始轉朝奉郎廣州通判海寇猖獗帥遣鶴督捕鶴歛兵示以無事俄而掩襲擒三百餘人兵官貪功請悉誅戮鶴原其脅從者二百餘人逾年以疾卒于官

出方志

又有游輔者字宋卿舉重和元年進士歷任

宣教郎知潮陽縣值梅州徭賊起朝廷特除知梅州

輔威名夙著比入境群盜斂迹遁去郡治肅然未

以滿

憂解官詔起復知象州卒

出何志

潘李陳游傳第十七

林蘇王陳林傳第十八

林宋卿字朝彥仙遊縣人崇寧五年以舍選登進士
第初娶三山鄭俠孫女所獲奩資不為已有寒畯出
京者例厚贖之西歸道出通州與年友廖剛拜陳了
翁求教了翁徐曰頭項直宋卿言下領悟所得為多
又嘗從楊龜山游故立朝行已多遵二先生之槩矧
試秘書省正字權直翰林學士院出知恭州時邊臣
多以開拓蒙賞瀘南帥司因奏開溪費州南通辰沅
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夔梓二路聽其節制宋卿上
疏反覆數千言其略曰溪費州檢踏切恐生夷疑惑

別致生事大率得其地不足耕得其民不足治若不
杜窒其源則接武邊功者衆寧不斷喪六十州生民
之命脉乎徽宗覽奏惻然詔罷其役帥臣褫官命宋
卿魚提舉夔州潼川府路兵馬都監仍知恭州時二
漕皆出龜山之門隨亦合奏開陳其不可龜山聞之
曰觀復和卿朝彥三子學同方真百鍊鋼也未幾思
州納土夷官田祐恭與弟祐祥為怨家告密憲臺欲
寘極刑朝命宋卿讞其獄宋卿至察其誑誤者釋之
以事干邊防乞從未減奏至上大喜時尚書省令夔
路十萬緡克燕山軍需宋卿稟漕以保障繭絲當權

輕重夔門至隘人心易搖未產下戶當為蠲削故恭
民德之尤深官滿運判張深與部使者薦宋卿治行
乞畀再任上曰是嘗奏罷溪費州役者姑與再任以
寬朕西顧憂宋卿蠲恭民宿逋二十萬八千四百五
十餘緡米十五萬四千三百石有奇自受俸非祿令
所著者一介不取家繪生祠奉之靖康中以煩言得
旨衝替諸公賦詩祖餞馮時行詩云並游英俊頽如
甲頌德巒謠口印碑假使當時頭項縮了翁泉下也
相嗤僑寓涪陵之朝亭日與其士大夫唱酬歌咏以
自適涪人以宋卿才學出處與黃太史相先後因號

為小涪尹和靖見之曰溪費一奏皆自養氣中得之
後薦於張浚浚以元樞宣撫川陝辟宋卿參謀軍事力
辭建炎三年詔四川監司舉流寓之才能者以聞涪
守王擇仁薦宋卿學識純正氣節剛方可備中興任
使遂召赴闕河北帥臣奏兵興機密帥幕參謀以儒
知兵以節全城無出於林宋卿者得旨差充湖南帥
司參議浚復由相府出都督衆復推宋卿赴督府稟
議嘗條湖北事宜及兵籌五利等集浚視師江上欲
辟為宣撫判官宋卿辭以家累寓涪欲挈東歸浚還
朝首薦之蒙召力丐祠歸里終朝請大夫弟宋臣宋

敬皆宋卿自教導後同時登第

出何志等書

有之字公作

宋卿之曾孫也嘉定十年第進士授賀州司法居民
以茅竹為屋有之請于州代以土瓦賀民之有棟宇
自有之始再調肇慶司理獄訟平允郡守賢之命攝
教官條陳修城誣賴寮佐受詞蠶船稅重脩火政築
舊壕六事以獻守轉聞上允之劄示二廣民蒙其惠
通判建昌軍攝郡總所綱運不辦有之積俸錢補發
秩滿知南雄州未至而卒同邑有丘獻字渭夫少嗜
讀書尤明於周禮繇鄉舉補太學寶慶二年進士第
五人調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再調江東提刑司幹官

諸公交薦其賢除太學錄尋除大理寺司直卒于官
獻為人長厚與同列無間言鄉人葉大有尤敬重之

官至奉議郎

出仙
裕志

蘇欽字伯臣與莆侍郎燁同祖自都統領軍使益入
閩子孫散處泉之屬邑至欽始自德化遷居仙遊宣
和六年登進士第歷惠州錄參時盜賊充斥郡將務
立威捕至輒寘之法欽白曰盍少須之審讞得實加
戮未晚郡將怒以為縱賊將劾之欽不懼會審者至
果平民得免丁外艱哀毀骨立廬墓六年不忍置墨
衰調知閩清縣帥張浚嘉其廉退且有治劇才易治

閩縣與漕使賀允中交薦之改知新建縣時諸邑多
積欠郡責盡數催徵欽獨爭之曰民力告竭二稅分
數及常歲足矣若加箠筴責辦為民父母何忍為之
吾有去爾守不能屈辟廣州機幙攝倅事會預押舶
例賞一資遜之同僚改江西帥屬值贛卒叛帥憲爭
致之寇平論功以欽居首擢守巴州陞辭高宗諭之
曰巴去朝廷遠甚卿到宜存撫百姓務令鎮靜欽奏
曰臣當先布朝廷寬大之恩期於不擾上首肯之巴
無迓兵例出脚乘三千緡欽悉封還以代輸賦改知
閩州自俸給外例錢互送皆不受尋除利路轉運使

時吳璘屯重兵於興元知欽出張浚之門深加敬愛
每行部至其州輒厚禮迎犒留館於第宴饗之外饋
道甚厚一無所受璘愈敬之尋以疾終欽廉儉出於
天性政事基於文學割俸市田分給諸弟扁其堂曰
富義自爲記以示子孫俾引而勿替云出方志
等書
洗字澄老以父欽蔭補官調餘干尉時令丞簿皆不
事事監司郡守委送叢至洗予決精敏丞相趙汝愚
其邑人也時方魁天下喜洗廉介有守折節與交改
秩知臨川縣縣有逋陂久廢洗勸富民分治之民蒙
其利時經錢缺解至捐俸代輸秩滿質錢治裝俸賔

州張南軒帥桂林知其父爲魏公所知且喜洗有父
風檄攝倅帥府又攝高州尋以廉吏舉之經略劉淳
繼至又攝桂府武弁陳姓者以鬻爵爲邊吏交通諸
蠻納賄巨萬事覺逮獄當路有爲之地者觀望莫能
決屬洗治之卒正典刑一府肅然除知雷州時母頽
人年七十七聞洗治獄事多所平反喜曰昔人以平
反悅其親今吾可無憂矣秩滿赴闕面陳三劄一乞
折納徐聞丁米以便民二乞籍海舟以戢奸盜三乞
戒約廣西軍寨不得差人回易孝宗嘉納除知新州
陞辭賜對便殿又陳二劄一請易常平陳米除豁耗

折虛數一請降旨經理邊江被水民田租稅上稱善
久之趣之郡比至百姓歡呼迎之歌曰蘇使君來何
晚使我夜不寐朝不飯州賦額儉帑無羨餘月給廩
俸皆先屬吏去日持空券出嶺移封州首請減放丁
米及經制無額之數丁內艱服除知辰州辰舊無貢
院惟附常德試至洸始試于州士子便之尋退休扁
所居之軒曰止足親戚或有請托者謝曰吾居官曾
不以已徇人其可強人以徇已乎年七十八卒洸曾
次坦夷表裏洞徹為政務興利除害不以發摘為聰
明故所至民安所去民思稱廉吏云

出方志等書

權字元

中少侍父洸倅賓州嘗從張南軒學從父國學博士

總龜為鄉名儒權復參扣馬故其學問日積繇太學

登淳熙十一年第調梧州推官帥蔡戡聞權世有廉
名檄攝帥屬調三山教官訓迪不倦改秩知餘干縣
洸舊治也至官卒人多痛惜之權子國台從瓜山潘
柄受學從孫三英早登洪天錫徐明叔之門克世其

家學云

出方志

王回字景深曾祖尋駕部郎中父惠守大理寺丞回
少事親孝第熙寧六年進士累官松滋縣令荆沔俗
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監陳留縣酒提點

刑獄羅適以回不自表褻率尹顧臨等共薦之改知鹿邑縣歲餘邑人狀其治行乞留者萬餘人召為宗正簿充睦親宅講書回與鄒浩相友善哲宗立賢妃劉氏為后浩將論之以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之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遊錢為之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事聞逮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對曰實嘗與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徒步出都城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

數日以疾終年五十二侍從臺諫上章乞錄其子恤

其家以獎勸忠義召除其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為

相奪之仍列名黨籍出宋史本傳等書

陳開字發明以太學生登熙寧六年進士第調密州

教授時太守蘇軾深器重之諸生力留更七年而後

代密州儒風之盛自開始後入為太學博士召對進

兩劄其一排新法其一去小人進君子言議激切當

國者忌之出為雄州通判尋除宗正寺丞官至朝奉

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蔡襄狀其行子畢元符三

年登第出何志等書

陳覺民字達野柘山人第熙寧九年進士元祐間詔
舉賢良方正林希錢勰以其名聞時方紛更神宗法
度人莫敢言覺民陳役法則乞復顧役邊事則乞勿
棄地其言剴切時議欲罪之并坐舉者賴言者獲免
知建陽縣以救荒得民心家畫像生祠之累遷宗正
丞將大用覺民以母老乞補外歷知漳建二州擢福
建路轉運判官移知福州故樞密安惇舊與覺民為
同舍生情好甚篤元符間任諫議大夫中執法曾無
片言援引及謫守長沙乃欲以覺民自代令小史持
文書為驗意規厚利覺民笑而遣之惇由是不樂及

居政府言者承惇意劾罷尋起知泉州時有司建言
欲權六郡酷覺民陳五不可且移書約他郡同論之
事遂寢尋遷本路提刑兼三路都轉運使并提舉河
渠復知泉州廣州所至有治行兩為鄉部使者凡過
郡邑未嘗與僚屬妄交一談其風采嚴峻如此官至
中奉大夫諫議陳瓘狀其行子璘大觀元年賜上舍
及第官至吏部郎中宋輔政和二年進士因論二蔡

貶餘姚縣主簿

出方志
等書

林豫字順之熙寧九年登進士第授惠安縣尉改集
慶軍判官淮南賊嘯聚漣水軍朝廷下外臺求部吏

能措畫者衆奏豫為本軍使多設耳目賊遂就擒餘
黨入海州復檄豫攝倅事尋亦殄滅紹聖初時相以
豫善謀議奏授內藏副使先是朝廷既棄地和戎至
是復寇麟州豫建議謂宜先脩葭蘆米脂安羗浮屠
諸寨通廊延路以為麟州應援後卒行其議歷知保
德軍邵州四年虜人撤霸橋深入除豫河北沿邊安
撫使豫乃築閉興築虜人無能為也後因陞對哲宗
褒獎再三元符三年除廊延路兵馬知鄜州黃河北
決移守冀州盡收老弱幼穉廩以官粟募少壯者築
堤厚與之傭民賴以全活崇寧二年除真定府兵馬
知邢州力議鈔面錢陝西銅錢之弊及朝廷下本路
折糴豫格不行數忤時宰期年罷去徽宗終思之大
觀四年知邵武軍凡歷七郡悉有遺愛邢臺邵武之
民各畫豫立祠初豫受知於二蘇最深軾嘗薦之有
云勇於立事常有為國損軀之意試之盤錯必顯利
器轍亦嘗薦之有云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更試迭用
必有可觀及軾以作詩譏切下御史獄豫適賜對神
宗問所薦謂誰豫曰蘇軾問何以識之曰臣經由杭
州因會客識之又曰是日所談何事曰臣子所言無
非忠孝詞氣從容略不避李定輩側目及軾貶惠州

軾貶雷州章惇恨豫餞轍詞有怒髮衝冠壯心比石
之句左遷雲騎尉後竟坐二蘇所薦入元祐黨籍所

著有筆峰草錄

出何志
等書

師益豫之次子也兄師舜靖康中以守職不肯避虜
全家死於難官至中大夫師益以父任奏補三班借
職授樞密院宣差雞澤縣尉上書論邊防利害譏切
時政晉京師聽旨金虜深入臣僚以師益所論多可
采有旨差充京畿第十四副將累授武翼郎閣門宣
贊舍人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後軍統制虜犯京
師侍從孫傳等薦舉差充京畿第一副將訓練馬步

軍陳留縣馬劄楊時在講筵奏師益曉達軍政使專
督訓練必有績效可觀授京畿第一正將守禦鄭州
原武虜至不克攻去旣而虜自滑州渡河再犯京師
諸將皆遁惟師益孤軍守原武不動劉韜為丞相何
桌謀亟召師益兵入援師益行次封丘遇虜迎戰大
破之明日虜兵大至師益謂其副曰虜衆我寡誠不
敵然此吾致命之秋尚何顧哉遂奮力戰死之一男
若淵甫晬一女九歲妻葉氏及男乳母襁負南歸流
離道路凡五六載抵家若淵稍長痛父暴骨原野刻
木招魂葬歸僊嶺後有留題於其墓亭曰虎踞龍蟠

經幾春靖康孤節照蒼旻至今凜凜有生氣愧死當年膜拜人

膜莫胡切胡禮拜即長跪也

弟師臯通直郎後亦死於

王事朝廷特官其一子

出何志等書

師說字箕中豫之第三子也少舉進士知名以父蔭屢當補官遜於從兄師文及弟師龍故入仕最晚試銓曹第一調嚴州司士時青溪盜初平作新寨聚兵驕甚郡請師說攝理官以經畫之悍卒帖服遷知德化縣還道桐廬會盜發支邑民遮道乞留師白之朝因改建德縣賊平倅新定虜犯二浙新定民大恐師說入白郡將請靜以待之乃自擁十餘騎出城遇虜

騎謀曰吾受命主帥以城降者賞師說叱之曰吾聞

國家命不聞賊命擒斬于市以故新定之民嬰城死

守累遷兵部員外郎知建昌軍丞相趙公力薦之

舊志不著其名以拜廣東運判韓京以武將立功知其時考之疑鼎也

循州頗驕慢不可制師說上其姦狀後京謂人曰監

司直須還此老第於我少恩爾除浙東提點刑獄山

陰為畿內貴人多肆豪奪為民害師說一繩以法以

忤權貴力請祠歸居九年卒林光朝嘗言林郎中出

語大率如富鄭公徑截無他表裏只是一箇人其為

先正所推許如此

出何志等書

林蘇王陳林傳第十八

葉陳林陳傳第十九

葉賓系出吳都尉雄由丹陽徙閩因家仙遊之北岩
繼遷古瀨賓景德二年進士宋初縣之登第者自賓
始知南安縣民有訴盜截牛舌者賓陽叱去陰令屠
之果有告私屠牛者賓謂之曰截牛舌者汝也訊之
伏罪官至都官員外郎南劍州通判從子確元豐八
年進士時鄉人蔡京當國確與朱宗皆其內姻知其
必敗未嘗一詣其門後欲除確蘇州守令人約一見
然後上請確脩然掛冠以去未幾京果敗終河北提
舉確曾孫立志字仲愿淳熙十二年進士調南安縣

尉縣有死獄檄往驗視一屍無首人皆難之立志焚香告天夜設榻屍側夢神人曰死者之首投於溪北殺之者已遁於潮之小江矣明發急詣溪北尋之果獲移文至小江捕之見一人磨刃江側捕者詰之曰汝非南安殺人者乎其人驚怖刃墮地於是就擒一鞠即服人稱其神改知上饒縣有廉聲官至惠州通

判子衮奉議郎通判泉州

出方志

陳闡字伯通皇祐元年登進士第歷武平縣令洞獠販鹽挾刃久為民患闡立斥堠訓丁壯境內晏然知廣德縣縣舊多滯訟闡與民面議可否立決辟監建

州豐國監時庾恩囑聚閩嶺一路騷然安撫司檄闡經畫其置水口倉立鎮港均定八州鹽估以弭寇攘皆自闡發之在任六年歲課增三十六萬緡未嘗自言知建州歲饑境內有競糶者令疑為盜以狀白于州者數十闡曰一日之聚至數百人此何盜而遽如許邪不過以饑故爭食耳已而推驗果然遂檄縣杖而釋之促令出粟賑貸衆遂復業知萊州郡人德之相與繪像立祠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出方志等書

林正字明輔藻七世孫也本莆田人高祖文煥太子校書曾祖儻協律郎父茂宗為都官葉賓招致師席

遂家于僊遊之右碑正以大觀四年釋褐及第歷廣西提刑先是陳感稔惡高雷間搔擾泂海諸郡正親至海上招諭感聞正至果出迎遂盡散其脅從者數千人親押首領數十人歸于桂林及奏功自屬官使臣以下各遷官正獨不肯受賞遂除廣東轉運副使移兩浙運判累遷左司即卒子一飛一鳴皆以父蔭補官一鳴字聞卿累遷樞密檢詳諸司文字尋以煩言去國與林彖為忘年交講論倡酬略無干進意後梁克家當國起一鳴知南雄州以母老丐祠未幾丁母憂服闋知惠州請發常平倉賑糶饑民奏罷賣口食鹽淹造鹽鈔紙官酷為民病者十數事又為文諭民力學種麥墾荒田脩陂塘去喪樂禁殺牛等事居民有殺牛者方揮刃間牛掣斷繫索奔至廳下若有所訴見者驚異一鳴命飼其牛為治屠者人以為仁化所及官滿之日惟有書數擔而已改知常德府卒官至朝請大夫姪一枝一鶚初正既官其二子及致仕恩則以叔氏二子皆白衣遂奏補人高其義一枝後官至朝奉郎潭州僉判一鶚字雲卿第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父歿衰經廬墓三年知南豐縣頌聲載道朝廷聞其治行擢審計院出通判江州官至朝奉郎孫

澧字同叔一鳴子也為建州幕職以廉勤自持朱文公喜其操行刮目待之書問往復相期甚厚知崇安縣清靜不擾士民為之立祠姪孫渙一鷲子也知都

昌縣

出方志等書

陳可大字齊賢父汝器性友悌貲產盡遜其兄家居積善一夕飛錢滿其家汝器與妻朱氏焚香祝曰願一子光顯門戶錢乞減其半可大其季子也後果以政和二年登進士第再調泉州工曹兼右推時龍巖解上死罪強盜七人可大明其非辜得不死知長樂縣大脩陂塘縣人立碑紀其德後知肇慶府民不忍

欺相與繪其像祠之歸囊無餘貲惟衣衾書籍而已始僊遊縣學自宣和以來頽圯殆盡可大率族黨裒金新之且以其餘貲買田為後日葺治之計又於縣南溪流所會之地造僊溪橋以家貲為里人倡且丐祠祿以畢其事至今利之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中大夫子伯玉仲珪皆以父蔭補官伯玉承議郎邕州通判仲珪朝奉郎漳州通判姪孫堯道登端平二年進士第奉議郎國子監丞

出方志等書

葉陳林陳傳第十九

張許郭許陳黃洪朱陳傳第二十

張式字景則僊遊縣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調將樂

縣簿縣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式籍其

人使貧富財力相無亡者釋之課更以羨呂許公夷

簡罷相以許州觀察推官辟之尋擇河北吏當道者

舉式知洛州又以選知虔州三司市舶絹十餘萬疋

非經數拒而弗市復知濠壽二州

出何志等書

許稹兄程與從子章同登慶曆二年進士第終尋州

司戶叅軍稹第景祐五年進士歷都官郎中通判德

州仁宗朝舉天下廉吏凡四十九人稹其一也除監

木

察御史未造朝而卒該致仕恩國初凡該致仕者差
官未到不敢歛子巽曰人子不能自致功名希致仕
恩以累亡者可乎鄉人賢之積三子巽賁異孫堯夫
堯臣皆相繼登第章字潛道歷官知建州除屯田郎
中為政能治煩劇而不問苛細所至有聲由筮仕至
郎位薦之者凡五十二人官終朝奉郎

出何志
等書

郭琪慶曆二年登進士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歷官兵
部郎中有貴戚曾姓者奪民田累政不敢決琪判歸
之民竟為其所陷而死蔡襄以詩哭之有如山判筆
心常壯為國忠魂勢莫驚之句復銘其墓姪孫峴紹

興十二年進士調廣州司戶禦賊死之從玄孫子力
字景行以大學舍選開禧元年進士授肇慶府教授
時郡守事掎歛子力從容以言箴之守感悟且劾薦
于朝再調惠州教授校文程江監試欲私其所親以
賄囑子力正色却之其人忿恨置毒于酒子力夜夢
神人為滌其腸其毒卒不行官至漳州通判卒邑人

王邁銘其墓

出方志
等書

許懋字敏修慶曆六年登進士第元豐中為兩浙轉
運副使衢民坐私釀繫獄久不決懋至為明其寃悉
出之民感泣競詣佛寺飯僧祝壽時甘露降于州人

謂德政所感作甘露頌

出方志等書

同邑有鄭少連字儀

魯少力學能文累舉不第嘉祐二年特奏名調劍浦

主簿歷攝五縣民畏服之改許州判官以老乞致仕

有詩學

出僊谿志

陳大卞字仲循父公言皇祐元年進士邵武司法叅軍知上虞長樂二縣大卞第治平四年進士歷宜興尉武平令汀州錄叅知江寧縣以廉潔稱嘗與章惇有舊及惇當國屢招以書竟不往以明堂恩得封二親拜且泣曰吾不能與時俯仰黽勉仕宦者正為吾親耳今恩封既及可以休矣遂致仕時年五十六友

人游酢贈詩其略曰即今年纔五十餘脫去簪紱弊屣如聖時搜選動空谷策足要路爭先趨廟堂故人握重柄僵者可植瘦可腴惓惓風義數寄語掉頭不顧耳如愚贈太中大夫三子安仁元祐六年進士官至江寧府法曹性仁大觀三年進士官至奉議郎知南城縣顯仁遷居莆田紹聖元年登第調古田縣尉大臣有知顯仁者以其文行可領袖諸儒遂除教授嘉禾士多成就累遷朝請大夫攝宗正少卿初大卞著萬言書未及上而終至是顯仁上其書不報屢乞外補宣和九年以直秘閣知潭州官至朝議大夫

出雜

方志
等書

黃沔字朝宗其先莆田人唐季有曰巨源者始遷于僊
遊從父顯字景儒登紹聖元年進士不求榮進太宰
余深於榻前特薦之改秩歷提舉廣南西路學事知
儋州凡四考官至朝請大夫沔元符三年登進士第
徽宗竒其才嘗以江南豪士稱之官至朝請大夫秘

閣脩撰

雜出何
志等書

洪天賦字亡從祖中元祐六年進士歷國子司業甫
中年勇退天賦幼敏悟通六經應童子科入太學寶
慶二年登進士第歷知陽江古田連江三縣通判循

州居官所至聽民之訟不施鞭朴諄諄然諭以理道

民胥向化以循良見稱

出僊
志

從弟處厚其初補大學

內舍以父範廕調鬱林州推官時欽州守倅互相詆

訾曷且獄禁勘連年不決干證一百七十餘人處厚司

其獄審

誠

明允悉得其情盡釋之憲使大喜再任漳

浦縣尉弟處寔淳熙二年特科孫葉以舍選登紹定

二年進士第

出僊
志

朱泳字子游紱之族孫也登乾道八年第調連江尉

以捕盜改秩知海陽縣代者以月解虧減拘番於州

泳篤交承誼出私橐代償之為政優撫字而拙催科

人感其德賦不勞而辦尋除福建運管董試漕闡當
路囑私其子沫正色拒之竟被其捃拾卒於官士類
悲慨姪首諒穎之聯中特科首諒調龍巖縣簿汀寇
衝突長官巡尉棄縣去招捕使陳辯喜首諒守職悉
以縣事委之首諒感辯知己身率士卒督戰盡擒賊
黨縣賴以全辯上其績首諒無意榮進力為祠歸穎
之歷知香山縣以通直郎賜緋致仕出德
陳夢烈紹熙元年登進士第調連江尉海寇犯境親
登賊舟捕之以功擢知尤溪縣縣之財計取辦於鬻
鹽乃家給一牌寬立限期俾自輸納民以為便授兩

浙運管漕使薦于朝除知建昌軍陞辭言州郡兵財

利害玉音垂問奏對如響卒于官民甚惜之

出僊
谿志

陳珙字子重以太學內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歷復
州教授未春丞時稱提楮幣郡守真德秀檄珙行之
區處有方人賴以無擾德秀愛之俾入郡幙後試教
官科擢首選授西外睦宗院教授尋知永春縣屬庚
寅汀寇焚蕩之後究心民瘼初朝旨蠲租州縣以支
吾窘迫不克奉行珙搏節月會杜苞苴之費為錢八
千緡以補之民不知其賜遷兩浙路運管卒

出僊
谿志

張許郭許陳黃洪朱陳傳第二十

方林陳黃董傳第二十一
方次彭字公述興化縣人偕之族孫也父泳叔父洞
俱以詩賦名天禧間創義齋于虎蹲岡以來四方學
者泳再領鄉書洞三魁鄉貢次彭年十二喪父哀毀
如成人悉以先疇付其兄乃率二弟次臯次夔刻苦
力學皇祐元年兄弟三人同預鄉薦次彭登進士第
調劍浦福清主簿遷合州叅軍每與州將論辨疑獄
雖屢見折而氣不可奪改知長樂縣縣濱江有渡舟
人嗜利重載多覆溺者次彭始置官舟限以人數自
是無患移知望江縣時有為盜所殺者尉捕其隣人

鞫之獄且具次彭謂事起無情命釋之尉力爭不已旬日果獲真盜改著作佐郎知海陵縣歲大饑次彭悉心賑貸所活甚衆權知惠州移梅州首興學校躬教導之梅人始知學登第者相繼秩滿士民乞留再任凡六年兩被褒詔元祐初上章致仕嘗賦詩曰自顧衰齡七十餘腰間方爾佩金魚行囊羞澁知何有床上兩封天子書次阜元豐二年特科次夔熙寧三年進士次彭子醇道知南劍州以清儉自持孫畢紹興十二年特科潮州推官鄭夾深稱其文高於天下行高於鄉閭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海豐縣歷官俸

入悉以調族黨之貧及女之不能嫁者嘗買婢得少

所從師之女育之如已出擇名族嫁之

出方志

公衮字汝補次彭從弟也元豐初用薦者以布衣上

殿條奏十事曰教太子舉實才獎清吏擢恬退禁鼓

鑄嚴茶商恤民困寬州縣減丁錢益戶口神宗嘉納

命以官為潮州教授復登元豐二年進士擢諸王宮

教授與韓魏公相從最密魏公語曾公亮曰方公衮

論事剴切正而不阿立已公忠清而不撓豈多得哉

公衮嘗錄韓言行曰魏公遺事年未五十卒

出方志

亞夫字幾仲公衮從子也三舉禮部再擢第一博士

林自謂幾仲文章警拔源流賈馬觀所著述隱然有
 諷諫意大觀三年有司復以八行舉遂以甲科賜第
 與從祖彥回同榜官終平江府教授子宋賓重和元
 年進士官至縣丞彥回之孫監號需軒嘉定十三年
 進士潯州教授有集五卷王邁劉克莊每推敬之起
 萃起學皆中特科從孫雷震亦繼登第出方志
 林迪字吉夫少讀書于香山陳聘君易與為忘年交
 稍長兼通六經工辭賦再舉于鄉遂入太學登上舍
 優等第紹聖元年進士授福州左司理古田縣上劫
 盜五人迪曰此以年荒竊食法不當死縣吏文致具

罪耳既而獄具帥疑焉再上再卻迪持愈堅帥竟從
 之差知龍溪縣平易近民有古循吏風縣人詣臺府
 願番因任九年丞相蔡京林出也嘗欲因是內交於
 迪迪以非同族拒之歸自龍溪縣請祠建炎中朝廷
 舉遺才迪與秘監李朴列在文學之科年七十有六
 卒迪操履端方甚為鄉人所推重鄭夾深與魏承書
 曰向見宇文樞密言吉夫耆老碩德在崇觀間仕不
 躡進所在以治效稱達夜窮年卷不釋手與人言終
 日不及世事居此邑者累年曾不請托門寒官冷晏
 如也又與詹令書稱其風流灑落器識過人隱然揮

洒之文而不示人以穎令亦每言吉夫乃吾平昔師事者也凡著詩文百餘卷又詠唐史別為一編皆寓褒貶之意自為叙以示子孫云

出方志等書

陳惟剛字公執一字毅老其先光州固始人唐五代之際入閩遂居于興化縣之谷目山惟剛少補太學生弱冠由舍選第崇寧二年進士知須城縣燕薊之役與有勞績後提舉鼎澧路弓弩手逆賊鍾相擁眾萬餘攻辰州惟剛率眾鏖戰掩捕無遺官至朝散大夫卒惟剛性喜賦詠所著有燕山集

出洋志

師立字可權惟剛從弟也天資穎悟元祐中西塘鄭

俠見而器之長游京師章貢李朴文行高峻非其人不及其門師立師事之第崇寧五年進士嘗知連江縣有妖僧自言其前知人爭趨之師立曰我為邑長奈何縱左道以惑眾耶僧聞之亟遁去遷順昌縣在官四考民愛其政師立入仕十五年猶在選調嘗獲劫盜十有七人因愀然曰民貧為盜豈其本心忍速其死而優吾秩耶乃緩其獄會赦得減死建炎中遷知官告院未幾請老自號宜僊翁師立於文無所不工有集藏於家五子皆仕而昭度知名

出洋志

昭度字元矩少穎異不群年十九擢紹興五年進士

第為尤溪主簿部使者移檄令据撫屬吏細過昭度
憮然不悅曰吾其忍為是耶乃拂衣去閒居以讀書
著文為樂十餘年不調自號西軒子鄉大夫林迪與
為忘年交艾軒林光朝正字劉夙方者翊著作劉朔皆
嘗至其家登堂拜母誼均兄弟既而教授藤州藤去
中州絕遠俗尚庠陋昭度至勵以致知謹獨之學繇
是士競於學知所指歸改奉議郎知福州長樂縣未
上而卒昭度淵源濂洛之學有所造詣為文得古法
簡嚴閑淡理致深遠艾軒志其墓謂其學不緣師授
視橫渠為同時獨曉者君子不以其言為過云

出洋志

清選字道山惟剛從子也博學善持論為詩文有清
壯秀傑之氣入太學為上舍生未廷對而卒孫詔翁

巖翁槐翁竝中童子科

出洋志

黃鐘字器之自號定齋居士唐忠義司徒碣之後評
事寵之孫也父脩宣教郎知韶州翁源縣與可巖山
水之勝遂家焉鐘從舅氏陳昭度學得濂洛淵源議
論一出於正擢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德化縣尉遲次
間居里之人率從之游日相與稽經訂史所以啓迪
之者甚至性喜著述每出必以筆視典籍自隨繇三
皇至五代皆作紀傳曰史要又選集唐宋諸公文粹

曰唐宋類文其他著述尤多所作詩文神閑思遠有
超然自得意其詩尤為元樞鄭僑所稱賞晚歲頗究
心內典又作傳燈節錄鐘平生於逢迎請謁泊然不
經意德化秩滿調漳州錄事叅軍以歸丁內艱卒

洋志

董公偃字安義博物洽聞操行純正大觀中轉運陳
覺民表奏以八行舉大司成考行如章未及官卒公
偃嘗作靜和軒於家鄉大夫林迪詩曰寂、峯巒千
古意溶溶花木一家春聘君陳易遊石所題于軒壁
曰酒吸陽春入肺腸茶罷清風生肘腋安知石所洞

中人不是武陵溪上客觀此蓋不俟身履其地目擊
其人而其高風雅韻已宛然在眉睫間矣

出備志

方林陳黃董傳第二十一

薛陳林吳鄭謝傳第二十二

薛利和字天益興化縣人祖巒登宋太平興國伍年
進士時軍治在興化縣而郡人登第寔自巒始官至
殿中丞利和第寶元元年進士歷知春潮韶三州累
遷屯田員外郎熙寧二年王安石議榷茶欲擢利和
提舉廣東茶事利和作詩謝之曰一路生靈陟頓貧
廟堂康濟豈無人君侯若問茶租法請把茶租乞與
民遂就常調通判廣州茶法卒不行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子五人皆由蔭補官孫倬字孝廣為大學生獨
心非王氏新經因躓二十餘年終不肯作新進士語

金虜犯闕生徒解散倅正色昌言曰諸君平時蒙被教育今捨此將安之耶從倅留者僅三人建炎二年從高宗幸維揚以恩旨免舉擢第自大理司直遷為丞以獄空被璽書褒諭出知興國軍終朝奉郎從曾孫璿字卓然該貫群書文章雄偉如二鄭謂鄭厚第并弟樵第紹興十八年進士終永福主簿嘗著邊防十論及考古集璿字景行少與弟璆力學相為師友既而聯鄉薦璿紹興十二年進士歷廣東湖北路檢法官疑鼎州鞫盜華五等非辜與憲臺爭不合欲投劾去未幾果獲真盜憲臺交薦之凡四為法官平反者百餘人

璆字景徐乾道二年特科出身監廣州西南道場有鬻私鹽至陸萬斤者吏捕以告法當得賞璆嘆曰刑數十人易一京官吾不忍為遂諭吏以十之一聞官

餘悉投水中皆得輕坐終南恩州推官

雜出何志等書

季良字傳叟璿之曾孫廣東運判元肅之孫也以祖澤補官調廣州左司理番禺民愬女為雇主彭選夫婦所戕獄具府檄季良審鞫季良密使人廉之得女初舊主家摧鋒軍叛叩城帥臣曾治鳳逃崔與之委季良招諭事平以勞績免磨勘歷知閩南安二縣通判漳州所至有聲績帥漕交薦召赴都堂審察輪對

乞脩實德實政以回天意永天命除登聞鼓院奏
言檢院乃肺石路鼓遺意今民庶以為嘗試州縣視
為具文臣謂凡進狀宜索案子決虛者反坐遷司農
寺丞馬外知潮州慨郡計窘乏專以廉儉節縮為事
鹽使疑潮鹽有遺利欲增筴季良抗論寢其議嘗自
扁其居曰廉村所著詩文號千林說藁出備志
陳鑄字師回第天聖五年進士康定初知南雄州秩
滿以母老不復請郡求通判福州以便親一時名卿
大夫皆作歌詩以重其行蔡忠惠為序謂足以勸夫
為人子者鑄至福州贍其守延良師增腴田以教育

後進而文風遂盛忠惠復紀其事再通判陳州會前

水患悉力拯援全活者甚眾部使者上其勞朝廷嘉

之歷知潮州登州以恤刑被勅書獎諭官至朝散大

夫守光祿卿開國伯卒葬宣州雜出方志等書

林成材字擇之父國輔以諸科為將作監主簿成材

早入太學以文行名第元祐六年進士擢國子博士

歷祠部吏部員外郎轉國子司業學校之法多建明

歷知明濟汝三州卒出備志

吳珏字仲玉少游鄉校疑然有俊聲淳熙十四年特

科出身尉南海縣以捕盜應格改承務郎知龍巖縣

節浮費以益學廩郡僚有建議增諸邑轉輸者珏力
爭罷之會有詔造戰艦州下取材珏拒以非故例不
獲免則高其直以市不以擾民簽書寧國軍節度判
官有娶婦無子或以戶絕告將歿入其貲珏曰利毫
末以絕人將墜之緒仁者不為也請聽其立嗣通判
漳州未行而終珏天性孝友勇於為善其官龍巖時
奉兄以行事之曲盡其謹鄉人梁林店溪珏曰是雖
非吾往來所經然利已利人無間也助錢十萬縣人
由進士特恩官至丞郡者惟林允與珏人以為榮

出洋

志

鄭廷芬字國華早以詞藝試漕臺第一遊上庠月書
季考率在高第升上舍生詔賜進士出身廷芬願就
廷對登大觀三年第自太學博士提舉漳州路常平
加直秘閣歷成都路轉運副使卒于官廷芬為文華

瞻雅正自成一家有易索隱等書藏于家

出洋

謝洪字範卿父穆個儻有大志嘗市書區越建經史
閣藏之列盡漢晉間隱君子自圖形其間號鰲軒主
人力學教子人目之為書筭洪聰悟絕人自其童外
時已有文名鰲軒嘗以事忤縣令洪亟走救之令指
庭中梅謂曰能賦此乎洪操筆立就詩云朔吹颼颼

著古梅寒枝冷落俟春回可憐雪萼無人問乞借陽
和早放開令異之後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主海鹽
縣簿時督賦吏多取於民曰鈔頭錢洪亟除之調信
州未豐縣丞時林枏為守以莊厲臨僚屬獨引洪到
幕下一旦偶有所不樂遂浩然引歸乃賡徐寅人主
幾何賦以見志有文集藏于家

山游
洋志

薛陳林吳鄭謝傳第二十二

莆陽文獻列傳

陳俊卿傳第二十三

陳俊卿字應求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

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秩

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

添差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

時為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

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王好鞠戲因誦

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

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無聽為美存心必本於至公

人臣以不欺爲忠論事必達於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秦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掎剋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今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成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藎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日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爲陰阻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矣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雍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我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克江淮宣府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

吳璘孤軍深入虜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
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則璘
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
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至奏陳十事
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
杜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官之數蠲無名之賦
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叅贊軍事張
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
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
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浚退保揚州主和議者
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
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
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效降
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
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
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
浚自效疏再上上悟即令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
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
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既竄太學諸
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

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材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叅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翼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與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寧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上喜曰備見忠謹朕決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為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魯觀龍

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覲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

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賊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叅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謀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鹽鈔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與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因奏言人主萬機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為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飯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

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爲宮禁細微事臣等備
數出納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等欲
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
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
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爭辯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
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卽藏去密具奏前日奏
札臣實草定以爲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
詔陛下卽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
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
色悔久之命珙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
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
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
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
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
才堪將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
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
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絃激致目眚六
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
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

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
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
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
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
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
靈之休戚係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曾覲官滿
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為
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損私恩
伸公義覲怏怏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憚
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勅已出
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卿竟
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
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
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向允文而俊卿亦數
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
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
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
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
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川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
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

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祿行之職吏已經勘結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札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

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
子云遺表止謝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
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
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
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
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
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
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出宋史本傳子守定宓俱從朱文
公學守字師中寬弘剛直用蔭補官歷太府寺丞工
部員外郎凡六受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靖介特稱

晚爲將作監以卒定字師德蚤秀異年十二三已知
爲己之學林艾軒許與特甚及見文公告以聖賢之
學必自近而易者始定遂反而求之旋以苦思感疾
平生未嘗應舉以父任爲右承奉郎性至孝事父母
曲盡愛敬於昆弟尤友愛卒年二十五文公銘其墓

雜出大
全等書

宓字師復號復齋少登文公門長從黃榦遊以父任
歷泉州南安塩稅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
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
節非時賜與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餘

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官闡儀刑有未
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
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庶士
動召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盜變易楮幣稱
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躑
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
而貶三衙無汗馬之勞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
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
伏面慢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
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却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
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
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
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為欺蔽
匱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
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
播中外以荅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
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
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
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
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

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
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
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
姦宿賊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
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
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
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算獨於
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
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
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
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
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係願
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
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
焉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
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
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
宓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
論改知南劔州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
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穀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

倣白鹿洞之規改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
聞理宗卽位遂請致仕寶慶二年除提點廣東刑獄
章復三上乞不就除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
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
而沒已閱月矣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宓
嘆曰世讎未復何以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
之語復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焞曰蜀口去關外
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
道不絕之故耶焞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
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
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
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
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
帝為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荅等
書并文集藏于家

出宋史
本傳 從孫均

均字平甫不溺貴習力學好古足不出書室口不及
世事雖預薦書肄業太學及以累舉恩當大對不屑
就嘗叅稽宋史及司馬氏稽古錄徐氏國紀李氏續
通鑑長編諸書用朱文公通鑑綱目義例輯成宋編

年舉要備要二書舉要猶綱也備要猶目也起太祖
建隆庚申迄寧宗嘉定甲申凡數十卷端平初有言
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勅賜迪功郎不受所居容膝
妻啼兒號處之泰然郡守楊棟時枉顧諮問帥王居
安延請至閩甚禮遇之年七十餘卒鄭性之題其墓
曰篤行君子鈍齋陳公之墓出事

陳俊卿傳第二十三

葉顥傳第二十四

葉顥字子昂寶之玄孫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調南
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餘
人歸其勞於顥顥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
爲也帥曾開大喜之知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
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顥請分為九等守從之令信之
六邑以貴溪為式知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貨力
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
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曹泳令
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顥請少紓其期泳怒及麥

大熟民輸租反為諸邑最凍大喜許薦于朝顥固辭
賀允中薦顥端方靜退遂召見顥論國讎未復中原
之民日企鑾輿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
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顥以所獻克所
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繩以法思
退不悅屬常州逋緡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知常州
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恢
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
下也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臣謂天
下危亦在注意相蓋非蕭何無以知韓信也臣聞道
亮死虜之諸將統二三十萬人馬北歸帖然而無異
變是虜將未可輕也今日爭言進取更在陛下審之
上曰卿言極是顥初至郡無旬月儲米及一年餘緡
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餘顥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
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召為尚書郎除
右司孝宗即位詔求直言顥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
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時秀王伯
圭為台州故顥及之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顥言典
選一事衣冠清濁之所由出也而吏胥得以操其柄
是使之入銓曹與吏為市出銓曹與民為市可不思

所以革之乎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為一書上嘉之
令刻板頒示皇兄居廣請以初除儀同應得親屬占
射差遣恩例畀王若純顯爭之曰啓一若純則百若
純至矣僉樞洪适請以已覃恩二官馳高祖父母顯
言追秩高祖禮經所無皆格其請乾道初召對便殿
因問卿當官何以為先對曰真宗皇帝所製文臣七
條盡之矣清庶固臣子之本分臣每以公忠為先上
曰卿無忘此言時上好鞠戲顯奏曰竊聞陛下以萬
乘之尊為鞠擊之戲有如馬驚為之奈何上曰無他
但欲不忘鞍馬爾除端明殿學士拜叅知政事兼同
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顯
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
臣未知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
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顯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
汝言利求進萬一為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予後彥
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時有上白劄者顯
言事若可行彼胡不顯其名示人以公乞勿行之蒲
郡苦輸猶刺米顯因守臣張允蹈之奏乞歲減其半
後盡除之江陰軍判官受賂上曰貪吏朕欲用漢法
誅之顯曰本朝自祖宗以來未嘗殺一士大夫史冊

書之天下以為美事臣願陛下以唐虞三代為法漢法安足道哉戶部侍郎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願力持不可安宅不能平及擢諫議果論願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願乞下吏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鞫置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願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上以安宅向者章疏得之鄭昞欲加責

願曰大恩未報務脩小怨實非臣事陛下之本心帝曰不念舊惡卿有焉願遂引薦汪應辰王十朋劉珙陳良翰周操陳之茂王佐王柎芮燁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又與上論自古明君使賢使愚使奸使盜惟去太甚上曰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惟在用不用耳願言今在朝雖未有如共驩管蔡然有竊弄陛下威福者臣亦不敢隱時方召見鄭聞啓擬除右史而外已傳播命未下陳俊卿以語願願問所從來俊卿云聞之洪邁邁聞之龍大淵願乃於上前極論大淵曾覲竊弄威福上

曰朕不憚去此輩後有事大於此者卿當極言之是日大淵覲俱被斥中外相慶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顯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為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殿前軍帥王琪每於上前妄薦人材一日上問顯胡與可可用否顯對曰陛下何以識之上曰聞之王琪顯言與可故事諸宦官朝士切齒琪之職將也應薦武臣何預與可臣不敢奉詔顯退逮與可至中書令條具本朝故事何人受將臣薦得何官與可無以對踧躅遁去大將戚方剝軍士結宦官上欲窮治顯曰方之罪固不容誅然有主之者上曰陳瑤李宗回其尤也二人皆責既而御筆籍戚方家財三之二以勞軍顯又言諸將若此者衆恐人皆自疑不若止籍其所白放散官錢之數則邦刑可伸物情亦安明日上見顯曰卿所議戚方事深得體上又曰建康劉源亦嘗賂近習命王朴廉其姦顯對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上嘗謂顯曰朕思祖宗法度創之甚難壞之甚易

顥曰臣見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寧廷試策其
首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
之而有餘當時以為名言蓋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
人主一念慮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為念則事事不省
馴致敗壞上稱善顥每除吏上必曲加咨訪顥嘗啓
擬王秬左司郎官胡元質右司上曰胡元質固佳士
王秬曉事否顥曰秬極有才及退朝與諸公言上求
治核才如此無不從懼三年日南至上有事于南郊
雷雨偶作顥引漢故事上印綬乃除左正奉大夫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顥即日出關抵莆一夕就寢忽

覺整衣端坐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遺
表聞上追悼久之贈特進累贈少師謚正簡顥為人
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每
言當官不可不明明不可察馭下不可不嚴嚴不可
刻又曰抑強扶弱為政之道然尋事以抑之彼必怨
示機以扶之彼必驕驕且怨如為政何與林師說高
登氣槩相高登嘗上書譏切秦檜檜捕之急顥與同
邸擿令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顥曰以此獲罪固所
願也與同年林宋弼厚善約以兒女為婚既而宋弼
死家單弱而顥仕寔顯然必踐前約自初仕至宰相

服食童妾田宅不改其舊云

出宋史本傳等書

顥之兄顥政宣間與顥徒步入京師並隸太學博士弟子員金虜入寇朝廷始設武藝謀略科顥平日尚義好謀習騎射至是首中其選授承節郎隨大將劉延慶為京城東北守禦官然是時天下事壞已極金兵攻圍日急顥度其勢必不可支召顥謂曰吾兄弟被義方之訓當勉於忠孝然是不可兩全吾以受命當登陴死戰以盡臣節爾其歸養父母以供子職可也顥曰兄言及此吾亦何憾因相對涕泣而別顥遂登陴力戰死之

出何志

棠字次魏顥之孫也以祖澤授承務郎累遷知邵武軍陞辭奏事首乞法孝宗上問法孝宗何先棠奏孝宗二十八年之治不出仁孝勤儉四字棠人物魁偉奏對詳緩上和顏納之遷太府丞丐外知台州紹定元年夏大水城幾圯棠冒風雨極力防衛期與城共存亡而城卒賴以全選委屬僚撿禾蠲放既及分又增放一分捐公錢遣官糴米浙西以充濟糴民愛之如父母尋擢浙東提舉明年九月台城陷於水朝廷以棠得台民之心亟發常平錢米遣棠措置振卹至即請于朝乞撥紹興府官會五萬貫米二萬石給濟

仍乞放免本州茶鹽酒醋雜稅一年續有旨令崇蕪
權州事仍撥降安邊所官會二十萬貫儲倉米七萬
石以助不給至於五縣冬苗夏稅盡數蠲放上供諸
色綱解並與住催乃分遣僚屬選委寓公隨鄉煮粥
以活饑餓優用資遺以撫流移既告糴隣郡以濟急
缺復招誘客販以備接續拯救疴羸埋廬遺屍病患
者施藥治療露居者資助蓋造於是重築城堤堅牢
高厚越歲再水莫能衝突台民德之迺相率立二生
祠繪像以祝其壽朝廷嘉之增二秩直寶謨閣魚權
紹興府浙東安撫提刑未幾除本路提刑以金部郎

官召會山陰謀帥廟堂將有啓擬上曰葉崇在浙東
甚鎮靜無以易之進直徽猷閣知紹興府充浙東安
撫使要地有不相樂者乃屢上祠請改知太平州未
幾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以將作監召命下而歿自號
萬竹子彥昞歷司農寺丞知邵武軍

出德
谿志

大有字謙夫顛之從曾孫也以春秋應紹定三年鄉
試五年省試皆中第一授英德府教授大新郡學秩
滿除國子錄輪對上首以國計諸務為問大有歷歷
指陳玉音褒獎累遷秘書郎出通判徽州召赴闕丁
外艱服闋歷著作佐郎除正言無侍讀力辭上批擢

卿言職出自朕意益殫忠盡自結主知猶懇辭上面
諭自卿初對朕已識卿乃拜命首疏論儲嗣紀綱人
材為國家命脉反覆數百言又乞救民饑寬民力遷
左司諫奏抑內降保直臣罷外戚授官因奏事乞歸
上曰留卿主臺綱即當異擢遷殿中侍御史奏今日
根本之慮一曰惜名器二曰惜財力三曰惜民命四
曰惜天時不可以有警則畏無警則玩尋監省試無
知貢舉遷侍御史因侍經筵御筆大書教忠等字賜
之周易徹講錫衣帶鞍馬及賜詩皆異寵也大有獻
備邊三策薦浙東憲臣蔡杭可大任遷右諫議大夫

辭除刑部尚書累辭御筆云卿性質醇雅議論和平
擢之大常伯職之大司寇所以示優寵也朕之待卿
有加無替大有力以母病辭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
上又批諭云朕之用卿以其中和又云朕之念舊難
釋眷懷大有不獲已奉母之官未幾丁母憂感疾終
于家年四十七遺表聞上為不懌者累日大有出入
館閣言路凡十餘年前後敷陳百二十餘奏皆士論
所歸但其排擊程公許黃師雍年子才諸人議者不
以為然

出僊緒
志等書

葉顯傳第二十四

龔茂良傳第二十五

龔茂良字實之紹興八年登進士第爲南安簿邵武
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廉
勤稱改宣教郎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
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
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
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
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崇觀
政和小人道長內則儉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
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

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失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關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覲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琦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勲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琦為可惜竟寢其謚嘗論大淵覲姦回至是又極言之曰今積陰弗解滯兩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翼日乃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大淵覲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秘閣知建寧府自以不為群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之姦既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廣州即番山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菴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敢寄暴露者皆揜藏無遺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丞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

謨閣江西運判無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
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上
戶止索逋發廩賑贍以右文殿脩撰再任疫癘大作
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救荒之
功召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
荒田極多願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
餘粟雖驅之為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
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
拜叅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叅政
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

若鄉曲親戚且未湏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
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
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刊
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
賑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
良以為淮南咫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
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
旱荒民無饑色卿之力也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
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
寺推鞠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

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叅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
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叅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覲
恩茂良慨然嘆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
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俸與來歲郊恩
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獎用庶退茂良奏朱熹操
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秘書郎群小乘間譏
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
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
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
良臣與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叅行相事也踰再歲上

亦不置相因諭茂良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
其選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眷
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
曾覲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
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
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叅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
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
叅知政事者朝廷叅知政事也覲慙退上諭茂良先
遣人於覲衝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
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

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覲者也中書舍人林光朝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賈光祖等罪遂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覲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寃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

獨相進呈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覲密令人誅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為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為之嘆息焉出宋史本傳弟史良友良皆進士子晏最皆升朝最值史彌遠當國修先世故怨屏不用最亦安於退處最後除知汀州不赴孫魯堪頃等皆殖學有名云出事述等言

龔茂良傳第二十五

龔茂良字子敬南川人

少為名士有節操

年二十為州從事

太守張芝以茂良

有節操欲用之

茂良曰太守欲

用之當先取

節操

太守曰節操

何物茂良曰

節操者心也

心者身之主

不可亂也

亂則身隨之

而動矣

故君子必先

正其心

而後求其

道



